



在历史的长河中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哈萨克斯坦)

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Nursultan · Nazarbayev

 民族出版社



---

# 在历史的长河中

---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

(哈萨克斯坦)

努·纳扎尔巴耶夫 著

---

Nursultan · Nazarbayev

---

徐葵 李永庆 冯育民 许文鸿 张中华 许华 译

---

民族出版社



策划及责任编辑：阿依肯

封面设计：李 华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历史的长河中 / (哈) 努·纳扎尔巴耶夫著; 李永庆等译.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6

ISBN 7-105-07047-1

I. 在... II. ①努... ②李... III. 哈萨克斯坦—  
历史—研究 IV. K3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36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5-3532 号

本书根据哈萨克斯坦 ATA-MURA 出版社 1999 年俄文版翻  
译出版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32.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对外合作部电话: 64284112;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哈萨克斯坦总统 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



本书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资助翻译出版

七月的阳光炽烈地照射着草原上的山冈，只有因酷热而枯萎的草发出轻微的沙声。所有的动物都躲藏在阴凉里，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晚间宜人的凉爽。

在这干燥的万籁俱寂中，突然一只草原金雕飞临那死寂般的山顶。你会情不自禁地仰望那耀眼的天空，看着那只在—望无际的天空中飞翔的黑色身影。在远处气流升起的地方，这只高傲的鸟飞翔着，慢悠悠地端详着此时此刻由她统领的大自然的天空和大地。她突然一改缓慢的翱翔，急速地直冲了几百米，令迷恋于她的飞行魅力的人赞叹不已。

有多少这类孤单的大自然居住者被时间和大自然所吞噬，然而这个不屈不挠的天族却仍在草原上空世代地飞翔、猎食。在这些对人间哀乐无动于衷的雄鹰的眼中，不知浮现过多少神奇的和可怕场景。在蔚蓝的天际，在遥远的时空中，既出现过如今只有一些颓垣断壁才令人记起的往昔古城的辉煌，也出现过欧亚征服者最威严的骑兵军团在两千年历史中曾经数千里驰骋的传奇故事。高原牧场一片和平生机，

牧民们歌声嘹亮，似乎不是人而是上帝缔造了草原人充满劳动和欢乐、胜利和失败的永恒的生命历程。

\* \* \*

绝非偶然，由血肉之躯构成的千百万只金雕，在哈萨克斯坦国旗上的天蓝色背景上被绘成了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金雕。大自然的景色和对过去的记忆，全都融合在这个勇敢和胸怀博大的象征里了。她象征着历史长河中的哈萨克人……

如果政治家只去应对当代的挑战，那么当第一把手的人的命运就会简单得多。当从事活动的政治家正在演出的戏剧中，历史的影响会无形地存在于他的每一行动和言论中，不管他的行动和言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创造性的。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无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另一点，这个看不见的力量时刻存在，它使眼前的一些具体事情的意义显得时明时暗。它正时隐时现地显示出事情的真实面目。

我之所以要回顾过去，是因为认识到了当今这个事件的历史“负荷”。

在多民族社会里，这类回顾具有特殊意义。我可能会有点机械地，但是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人人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多民族国家。总统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保护宪法，对哈萨克斯坦全体人民，对所有大小 130 个民族负责。



---

但与此同时，我作为哈萨克人，应当牢记我们哈萨克人及出现哈萨克国家以来的5个世纪的历史。另外，也绝不能忘记所有突厥民族的历史发源地——突厥汗国，而这意味着前后1500年的一段时间……

总统个人要对他的民族在未来100~200年内会不会像本世纪中阿尔泰的许多突厥人消失那样担负责任。而且要尽最大的可能使她繁荣昌盛，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占据她应有的历史位置。

其任务是将民族文化的巨大身躯在历史的又一次急转弯时用浓笔“载入”历史画卷。但是，要在这个巨大而急速变化着的“当代大干道”上前进，是不能使用陈旧的方法的。否则会因寻找过去而失掉将来。这个两难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

如果不自觉地对待历史，那么对这个难题甚至不可能有所认识。而如自觉地对待历史，那就会推动我们去探求过去历史上的一些基本教训。

简单而永恒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时而神秘莫测，时而令人晕眩的历史变幻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只有历史创造者自己才能够回答这个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都是永恒的问题。历史学家或者作家担当起这个异常艰难的任务时，经常会冒着在后人眼中显得像个幼稚的空想家的风险。

政治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麻烦事呢？正像俗话说的，“这与他有什么相干？”事情是麻烦的，但绝对是必须做的。历史

不是考古学对象。它作为认识当代世界的手段，总要产生名叫“政治家”的任性婴儿。在第3个千年到来之前的几百天里，我们生活中最为尖锐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特性在哪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当代哈萨克斯坦的文化才是适宜的，什么样的支撑物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民族意识，在当代急速变化的世界里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我”——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其答案主要不是，而且不单单是隐存于当代社会中，还隐存于历史的浑水和清水之中……

欧亚中心最后一个游牧大陆的命运，民族的自我意识，七个丘陵上的古墓的秘密，极权主义和伟大的贝巴尔斯<sup>①</sup>统治者，当代哈萨克斯坦的散居国外的同胞以及中世纪的印度，民族同一性和“阿拉什”<sup>②</sup>，所有这些都奇妙地交织在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之中，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不平凡的日子里也给我们以力量……

---

① 贝巴尔斯，苏丹·贝巴尔斯，埃及200年前的统治者，为使国家现代化，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译注

② “阿拉什”，1917—1920年哈萨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17年12月建立“阿拉什政府”。——译注

# 目 录

第一章	保留本民族的“我” .....	( 1 )
第二章	哈萨克草原是伟大突厥的一部分 .....	( 57 )
第三章	文化的前景 .....	( 91 )
第四章	阿拉什的遗产及其现代性 .....	( 115 )
第五章	关于民族同一性 .....	( 139 )
第六章	极权主义的和民族的 .....	( 173 )
第七章	中亚独立国家和历史教训 .....	( 197 )
第八章	历史的环节和民族记忆 .....	( 209 )

# 第一章

## 保留本民族的“我”

打量一下自己，  
想一想：  
你是什么人，  
你身在何处，  
要到何方？

——欧玛尔·海亚姆



“按计划方案规划民族”的幼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只是因为 20 世纪的历史中，极权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而且还由于人们已认识到了一个基本事实：民族，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其发展的可控性是具有社会生物学上的和文化上的限制的。把一个民族当作蘑菇来培育不但无益，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往往胜过某些通用的药方所可能产生的效力。有句有名的俗话，其意思是说，对于某个人是好的药方，对于另一个人就可能致死，对于普遍适用的“药方”，要保持健康的民族主义的怀疑态度。

但是，在民族的范畴中，必须认识到共同的发展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和必要的。否则，就不能确定国家发展的共同逻辑。

\* \* \*

有鉴于此，就会明白，为什么本书如此大量关注文化战

略问题。须知，我们自己的自我认识问题是我们制定民族国家政策的基本条件。

我们应当承认，一方面是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是文化方面受到的外部干扰，二者影响了哈萨克民族的文化理想的整体性。

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运动着的历史本身将会使我们分崩离析，因为哈萨克民族内部各种各样的“文化岛屿”将在客观上被拉向其他引力中心。绝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的意义。因此，本书的任务不是对形势进行文化的分析，专家们会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家的观察。

\* \* \*

当我们谈到各种文化影响时，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会陷入被动的消费者的境地。我想说的是，会陷入受环境驱使的境地，尽管这种环境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是，要知道，除了这种环境的要求之外，还有我们正在构建的民族目标。而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差别。什么是更为重要的：听命于形势和环境，还是争取达到我们那些理想的战略目标？

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准确，遗憾的是，问题就是那样由很多知识分子提出来了，而且不止是在哈萨克斯坦。这就是提出了“残破了的意识”的问题。现在正在把哈萨克民族意识

的目前状况固定下来，并提出要与名声不好的环境相提并论，也就是与外部和内部的压力相对抗。但是这样却忽视了民族意识的一个重大特征——它的发展能力。

民族意识的这个不稳定性、流动性给实际政策带来了不少问题。至少有三个不简单的问题。

第一，何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事态发展中战略上是符合民族利益的？第二，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哪些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三，所期望的情景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因此，正确地提出问题应当有不同的表述：“在任何一种相当现实的形势下如何保留和发展哈萨克的民族特性”？当然，这是对这个任务的最广泛的提法。但是，当涉及一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着来自“运动着的历史”方面的危险时，又应该在怎样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呢？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是不允许开玩笑或者犯错误的。我们应该面对危险本身提出问题。正像古人所说的：“这里是罗德岛，你就在这里跳吧”<sup>①</sup>。

---

<sup>①</sup> 罗德岛是爱琴海的岛屿。这句话出自古希腊的寓言《说大话的人》。寓言讽刺的是一个说大话的人，他说他在许多体育项目上战胜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得胜者。有人听了，就用这句话将他军。这里作者是用来讽刺那些在哈萨克民族问题上说大话的人。——译注



\* \* \*

今天，对于哈萨克的人文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任务要比在民族特性和急速变化的时代命运的相互作用中于这个宏大空间开辟道路更为迫切的了。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个科学问题。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要在学者们写出著作之前先提出预见，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只是想阐述一下我们不仅会在文字创作形式上，而且更多地会在做具体决策时涉及这些问题的实质。

今天，充斥脑海的都是一些在思考哈萨克民族在当代世界地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折中主义观点。一些人试图构建的是一些全球性的理论，其目的就是想在世界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寻找哈萨克的特性。

诸如把后工业化社会、各种文明的碰撞、自由主义的成功、新保守主义等这样一些全球性的变化，不考虑任何历史因素和地域限制地立刻应用到哈萨克民族身上。似乎我们这里今天没有比新保守主义更为重要的问题了！换言之，他们把哈萨克民族问题的范围不加批判地加以扩大了。

另一方面，也有那样一些试图，那就是想把哈萨克历史放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冠以漂亮的但陈旧的意识形态，顺便说一下，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通过游牧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多棱镜来分析哈萨克问题，会比较恰当地缩小哈萨克